山河之间的本根叩问

——读老土散文《浑然天地间》

■ 张蓓

读完老土的散文《浑然天地间》，忽然觉得，每一位读者，都能在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这篇散文刊发于山西《都市》杂志2026年第11期，文字厚重悠远，引人沉思。跟随作者的脚步穿行晋南大地：从盐池、中条山出发，过鹳雀楼，访永乐宫，拜后土祠，登尧王台，入关帝庙，穿过数万年世事沧桑，最终驻足于西侯度黄土塬。

读完，一个疑问久久萦绕心头：纵使人们历经再多苦难艰辛，置于漫漫长河之中，也不过短短一瞬。即便未来科技发达得难以想象，再过五千年，世间是否依旧有为疆土而起的纷争，是否仍有人为此付出生命？带着这份疑问重读此文，我品出了更加沉重的分量。

一条古老的黄河串联起数万年的时光交错，山川、传说、典籍、遗迹彼此交织。这篇散文的可贵之处，不在于罗列了多少名胜古迹、作了多少历史回望，而在于作者敢于穿过代代叠加的神话叙事，以一双明澈清醒的眼睛，直面历史复杂的真实面貌，用灵魂叩问人在天地之间的文明本根。他思索：山河不断变迁，朝代次第更迭，究竟什么才是恒久不变的？

这个疑问，从中条山下的盐池铺展开来。舜帝那首《南风》的歌谣，仿佛还流淌在盐池的滩涂上。世人常常把上古帝王塑造成完美圣君，将盐池的馈赠全然归于圣王恩泽。老土却看见了一代代盐工在卤水中辛苦劳作，独轮车在山道碾出深深辙印——底层劳动者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建造者，苦难与信仰在这里交融。于是作者发出叩问：到底是谁缔造了历史，又是谁在后世讲述、重塑着历史？读到这里，我深受触动。我们长久读史，习惯仰望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人物，常常忽略泥土之上默默负重的普通人，而无数事实证明，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者。盐池这一节，其实已经埋下了全文的线索。

如果说永乐宫写的是人间的超越，那么万荣后土祠写的则是大地无言的承载。后土祠在岁月更迭中多次重建，它矗立于“脽”土之上，扎根于母性大地的古老意象之中。汾河与黄河千万年冲刷，造就了这块形如卧女的高地。先民“土生万物”的认知，是对大地母体最朴素的敬畏。人类对土地、对母性的崇拜与生俱来，可岁月流转，地名、疆域不断变迁，大河屡屡改道，山河样貌持续重塑。作者冷静地看见：大地的承载恒定如初，一代代人却来去流动，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疆界与命名，唯有大地托举着所有兴衰，在起落之间上演。此处笔锋看似舒缓，实则扣紧那个萦绕心底的大疑问——连疆界与命名都在变，人世间究竟什么才算永恒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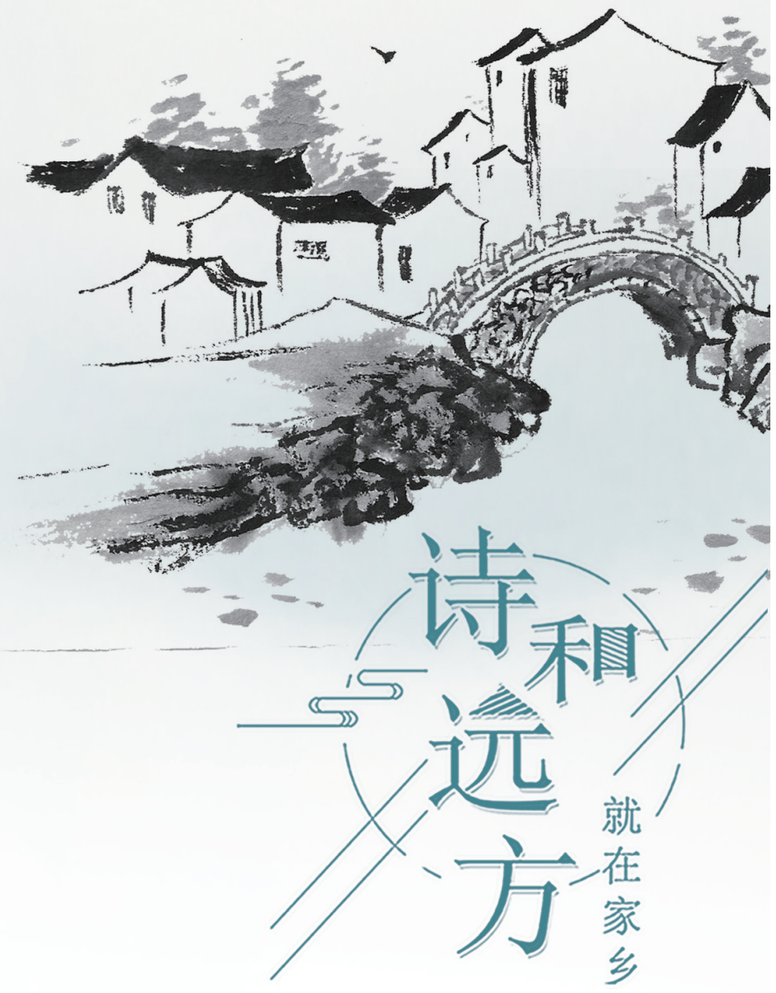
紧接着，尧王台一节迎来全文的思辨高潮，也是对这一叩问最为尖锐的回应。长久以来，禅让制在我们的认知中，是上古温良美好的典范，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被后世不断美化。而作者立于尧王台上，借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，剥去后世附加在禅让传说之上的层层粉饰，提醒我们看待历史应当审慎。神话、传说与真实古迹彼此交织，不能用美好的想象遮蔽历史本来的面目。盐池那一句“谁在书写历史”的叩问，读到这里便有了回音——那些执笔记录历史的人，往往也在悄然改写历史。这番见解，让这篇行走散文跳出一般游记的格局，具备了哲学思辨的深度。

然而，历史的书写从来不只是史学的事，民间神话是另一重维度。世人敬拜关公，大多源于后人赋予他的神性。在解州关帝庙，他从一员武将升为武圣、武财神，被三教共同尊崇，庙宇遍布天下。作者辨析：虚构出来的神仙化身终会崩塌，真正能够跨越时代洪流的，是人物身上承载的精神信仰。绝大多数人，不过是世间一块砖瓦，平凡却自有价值。老土细读碑刻，留意到明代巡盐御史吴桢。在这座崇尚忠义的古庙里，吴桢躬身践行“义财通天”的古训，体察盐地百姓的疾苦，惩治奸蠹，安抚一方。可时局浑浊，正直之人常常困于时势。作者借此拓宽忠义的内涵：忠义既有英雄传奇里的万丈光芒，也藏在普通人守住本心、直面命运的坚韧之中，自带一份沉郁的悲壮。读到此处，我不由得想起开篇中条山下的盐工。吴桢与盐工，相隔千年，身份悬殊，却都是历史里真正的承重者。

文章收笔于西侯度。远古先民在这里点燃华夏最早的火种，以火光划开人与蛮荒的边界，开启漫长的文明长河。可人性之中的愚钝与自私，从未消散。作者以西侯度的火把为全篇骨架，既照见远古文明的来路，也照见当下世间的纷争。火种不曾熄灭，警醒常在。他敢于道出“文明只迈出一小步”，令这篇散文兼具史诗的沉郁和诗人的悲悯。远古这簇火光，完成的是一场精神上的接续：它既是现实的火种，也是人类文明、信念的象征。读到此处，开篇那个悬而未决的疑问终于有了着落：无论世事如何变迁、科技怎样发达，人心深处的蒙昧与贪婪始终都在——文明真的进步了吗？中条山的盐工、鹳雀楼的烽烟、《祭侄文稿》中的血泪、尧王台上的权力更迭、关帝庙里困于时势的吴桢……万千古今往事，尽数汇入这浑然一体的人世间。而贯穿始终的，正是这束自西侯度燃起的火，它照见神化与还原，照见荣耀与苦难，也照亮每一个平凡的当下。

读全篇，能感受到它独有的文学特质：笔意随脚步流转，现实感悟信手拈来，却并不散乱。文字质朴浑厚，一如脚下的黄土，字里行间藏着深沉的思索。不少文化散文往往只是记叙古人、赞叹传统文化的璀璨，老土则拥有双向思辨的眼光。他敬畏山河，珍视先民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，同时又敢于拆解后世叠加其上的虚构神话，分清史实本真与后人美好的想象，看见神化外壳之下鲜活本真的人性。

大地无言，山河依旧。所有悲剧与艰辛，无数创造与坚守，终究都融入这浑然天地间。那穿透万年的光，依旧亮在每一个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的心底——这便是这篇散文留给我们最深的叩问，也是它给出的答案。



邂逅加娜尔

■ 王泽文

1996年的夏天，我在乌鲁木齐开往伊宁的客车上，遇见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小姑娘。小姑娘约七八岁，穿着一袭红白相间的碎花边连衣裙，胖嘟嘟的小脸，伴着天籁般的声音，给长途跋涉的旅客带来一路欢乐。

小姑娘名叫加娜尔，在哈萨克语里意为“瞳仁”，这名儿和她本人一样灵动可爱。当年从乌鲁木齐搭乘客车去往伊宁，时速只有50公里，一路要走十几个小时。沿途风光旖旎壮美，看多了也难免生出倦怠。车厢里大约四十位乘客，以哈萨克族居多，其次是维吾尔族，汉族只有六七人。身边大多是少数民族同胞，一时间，我反倒觉得自己成了少数。我的邻座是一位维吾尔族青年，和我年纪相仿，汉语说得非常流利。熟络之后，我们便聊了起来。他叫居来提，从事水利工作，我也略懂水利相关知识，我们越谈越投机。兴致正浓时，一个稚声稚气的声音从旁边插进来，正是加娜尔。她坐在我前排，起初我朝她微笑，她还有些腼腆，相处片刻，便主动凑过来和我们搭话。

加娜尔跟着父母从乌鲁木齐返乡，家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。我早听说这个地方，还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八卦城，整座县城的布局形如八卦图。加娜尔十分聪慧，吐字清晰、思维敏捷。她听着我和居来提聊天，接连抛出好多问题：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白云，湖里为什么有那么多水，鸟儿为什么会飞。得到满意的回答后，她就转头和父母用哈萨克语交谈。我虽听不懂，但看一家人笑语盈盈，猜想她是在跟父母分享刚刚学到的新知识。望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，独自远行在外的我，心中满是羡慕。

见到加娜尔能熟练切换汉哈双语，我暗自感慨这小姑娘聪慧。等她再提问时，我便请她教我哈萨克语。她十分高兴，认认真真当起了小老师。先教我眼、耳、口、舌、鼻这些词汇。为感受异域风情、多学一点东西，我掏出笔记本，记下哈萨克词汇对应的汉语谐音。加娜尔教得很用心，先带着我跟读发音，再由她说汉语，让我说出对应的哈萨克语。后来，她指着自己小巧的五官，让我用哈萨克语表达，我说错了，她便咯咯地笑。一路欢声笑语里，我学会了不少哈萨克词语，试着用哈萨克语和她打招呼；一旦我发音不准，她就及时帮我纠正。之后她问我的名字，我写出来给她认读。她在笔记本扉页工整写下我的名字，又在旁边用哈萨克文写下她自己的名字，随即笑起来，稚嫩的小脸像一朵绽开的石榴花。

车行至赛里木湖，望着浩渺无边的湖面，我心里竟萌生了下水畅游的念头。车子从赛里木湖东岸驶向西岸，快要进入果子沟峡谷时，前方正在炸山修路，通路时间未定，客车只能停靠湖畔等候放行。前路车辆排成长龙，久久不动，乘客们纷纷下车，到湖边散心。

加娜尔也跟着父母下了车，邀我同他们一起游玩。她的父亲中等个子，身形微胖，待人和善；母亲身形高挑，是电视台播音员，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。加娜尔在山坡松软的草地上来回奔跑，笑声不断。同行旅伴带着相机，我们便在青翠的山间合影留念。拍完照片，加娜尔拉着我到湖边玩，她的父母叮嘱我们务必当心。我们沿着狭长的湖滩漫步，看风云在湖面与远山之间流转变幻。又蹦又跳的加娜尔，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。我叮嘱她不要靠湖水太近，她却说自己会游泳，还对着烟波浩渺的湖水，接连向我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客车在赛里木湖边滞留了一天一夜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果子沟才恢复通车。客车穿行果子沟大峡谷，谷里遍布遮天蔽日的松树与云杉。行至峡谷开阔处，一条白浪翻涌的河流穿谷而过，河道平缓的岸边生长着不少果树，其中一片区域散落着胸径一米有余的苹果树。这般世外桃源般的景致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快到伊宁时，一路相熟的旅客互相留下联系方式，带着几分不舍道别。临分别，加娜尔情绪低落，眼圈红红的。她问我何时能再相见，我跟她说，等她考上北京的大学，我就去看她。她半信半疑，依依不舍地和我道别。

抵达边陲小城伊宁后，我在附近的愉群翁小镇住了几日，逛过伊犁河、林公渠、左公柳，还走访了几处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。伊犁留给我诸多美好记忆，如今回想这段难忘的经历，印象最深的，依旧是那个聪慧可爱的哈萨克族小姑娘——加娜尔。

天上的棉花

■ 李娟

北方的冬天很冷，北风一吹，寒气直钻骨头缝。小时候，我虽怕冷，却并不怕冬天到来，因为我有软糯糯的棉衣，是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。无论天有多冷，只要穿上这件棉衣，就像钻进了暖阳里，浑身热乎乎的。原本恼人的寒冬，也就不再难熬。

老家在山区，土层浅薄，本来不适合种棉花。可为了给我们做棉衣，奶奶一趟趟从河里挑沙土垫进地里，造出一小块“沙土地”。起初父母心疼她，劝她不必这般费力折腾，直接去集市买棉花就好。奶奶却摆摆手：“自己种的棉花出絮多，更暖和。”看她这般执拗，父母便不再劝阻。

农谚说“枣芽发，种棉花”。谷雨前后，奶奶从老乡那里买来棉苗，栽进这块亲手开出的沙土地，挖坑、浇水、封垄，日日精心照料。

奶奶生性勤劳，经常蹲在地里拔草、打杈，她常念叨：“棉花锄几遍，棉桃像鸡蛋。”棉苗似乎懂得奶奶的期盼，慢慢长大，结出饱满圆润的棉桃，待到成熟，就绽开一团团乳白的棉絮。

棉花迎来大丰收，奶奶的脸上乐开了花。她把棉花拿去弹好，铺成松软的棉芯，再扯几块花布，把我叫过去，捏着软尺子，从头到脚仔细量一遍。之后戴上顶针、花镜，一针一线缝制棉衣。

奶奶手巧，还会在棉衣上绣各式各样好看的图案：花草鲜活明艳，小动物栩栩如生……这些精巧生动的纹样，光是看着就让人格外开心。做好棉衣余下的棉芯，奶奶留一小部分备用，其余都攒了起来。

曾有城里人出高价来买棉芯，奶奶笑着回绝：“不卖不卖，我要存起来，给我孙女做嫁妆。”年年种棉、年年收棉，攒着攒着，奶奶攒起一座暖白的棉垛山。

那时候，穿上奶奶缝制的棉衣，我高兴得蹦蹦跳跳，特意跑到平日里取笑我的伙伴面前，好好显摆一番。我跟奶奶说这是“报仇”，本以为她会为我高兴，没想到奶奶沉下脸，告诉我这样做不对，还要我去向对方道歉。

见我一脸委屈，奶奶又耐心跟我讲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的处世道理，可当时的我并不明白。人至中年，才读懂奶奶的良苦用心。

我家的日子并不宽裕，可奶奶却总想着帮衬旁人。记得有一年，村里为贫困地区募捐，奶奶二话不说，拿出积攒的棉芯，套了好几床崭新的被褥捐了出去，眼都没眨一下。之后她又慢慢攒了许久，才重新攒下留给我的棉絮。可是，她却没等到给我做棉被，便去了远方。我的冬天，从此真的来了。

寒意刺骨的时候，我仰望天上的白云，总觉得，那是奶奶种下的棉花。想到这里，心底便生出几分暖意。

“小雪”落心田

■ 裴金超

小雪，并非指细小的雪花，而是二十四节气之一。在《群芳谱》这部古籍中这样描绘：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简短数语，勾勒出小雪时节特有的气候特征——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凉意，预示着更加严寒的日子即将到来；同时也点明了此阶段降雪量相对较少、规模不大的特点。

追溯至《说文解字》，我们还能发现关于“雪”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“雪”，其古字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：上方为“雨”，下方则是象征扫帚或彗星尾巴形状的“彗”。这种构造巧妙地融合了自然现象与人文寓意，寓意着纯净无瑕的雪花如同一把神奇的扫帚，能够拂去世间一切尘埃污垢，带来清新脱俗之感。因此，当“小”与“雪”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时，不仅仅描述了一种气象现象，即轻微但足以引起注意的降雪过程；更重要的是，它传达了一种美好愿景，希望通过这场温柔细腻的初雪，洗净心灵上的浮躁与疲惫，让世界回归那份最初的宁静与和谐。

唐代诗人戴叔伦曾以“花雪随风不厌看，一片飞来一片寒”，写出雪花纷飞、美中带清寒的意境。雪花片片飘落，寒意一点点漫开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漫天飞舞的雪并非只是增添寒意，相反，它更像是一位温柔体贴的朋友。当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轻柔细腻的白纱轻轻覆盖，原本喧嚣繁忙的田野和村庄，变得宁静祥和。对于辛勤耕耘了一年的农民朋友们来说，这场小雪，让他们得以暂歇劳作；更重要的是，它给土地捎来希望——薄雪盖在麦苗之上，如同一层保护膜，既能抵御冬日寒风，又能保持土壤湿润。麦苗在雪的庇护下沉沉睡去，酝酿着来年丰收的美梦。

我记得儿时，有一年小雪时节，天空突然降下鹅毛大雪，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小孩高兴坏了。约上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忘记了时间，也忘记了作业。直到母亲唤了我的小名好几遍，我才依依不舍和伙伴分别。一串小脚印追随着我回到温暖的屋子，摘掉毛线帽子，头上冒着热气。母亲将一个早已在火炉上烤好的红薯，递到我热乎乎的小手上，红薯流着蜜，甜意也流进了我的记忆里。

小雪，既是自然界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人们生活节奏变换的信号。民间流传一句俗语：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。”在这个节气里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，为食物匮乏的冬季做储备。母亲也不例外，腌菜成了冬日里的一种仪式感。我记得母亲会将白萝卜、洋姜、芥菜头，用大粗盐粒和各种香料腌上满满一大缸，放在阴凉处。等到大雪纷飞的时候，那些咸菜已经变得金黄诱人，散发出浓郁的咸香，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一丝醇厚的味道。

如今我已人至中年，母亲也渐渐老去。健康饮食的观念日渐普及，大家都知道盐分不宜多吃，可每到小雪时节，她依旧会去集市买回几斤萝卜，照旧按老法子腌上一小坛咸菜。她说，这早成了习惯。每次望见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我总会想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心底漫起一阵暖流。这坛咸菜，藏着母亲独有的味道，也盛满岁月的温情与回忆。这一桩桩细碎往事，像一粒粒珍珠，串起我的成长时光。

无论小雪这天是否落雪，只要时序走到这里，儿时的欢喜与暖意，便化作漫天细碎雪花，轻轻落在心田，融成一段段温柔的记忆。

